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六十四回 喫悶氣怒拚纏臂金 中暗腳猛踢窩心腳

按：朱淑人、洪善卿在周雙珠房間裏用過午餐，善卿遂攜淑人並往對過周雙玉房間，與雙玉當面說定。善卿自願擔保，帶領淑人出門。雙玉滿面怒色，白瞪著眼，瞅定淑人，良久良久，說道：「一萬洋錢買耐一條性命，便宜耐！」淑人掩在善卿肘後，不敢作聲。善卿搭訕說笑，一同出門。淑人在路，問起一萬洋錢作何開消。善卿道：「五千末撥俚贖身；再有五千，搭俚辦副嫁妝，讓俚嫁仔人未好哉。」淑人問：「嫁個啥人？」善卿道：「就是嫁人個難。耐勸管，耐去舒齊仔洋錢，我替耐辦。」

淑人欲挽善卿到家與乃兄朱藹人商量。善卿不得已，隨至中和里朱公館見藹人於外書房，淑人自己躲去。

善卿從容說出雙玉尋死之由，淑人買休之議，或可或否，請為一決。藹人始而驚，繼而悔，終則懷喪欲絕。事已至此，無可如何，慨然嘆道：「豁脫仔洋錢，以後無撥瓜葛，故也無啥。不過一萬末，好像忒大仔點。」善卿但唯唯而已。藹人復道：「難是生來一概拜託老兄，其中倘有可以減省之處，悉憑老兄大才斟酌末哉。」善卿愚顏受命而行。藹人送至門首，拱手分別。

善卿獨自遁出中和里口，意思要坐東洋車，左顧右盼，一時竟無空車往來，卻有一個後生搖搖擺擺自北而南。善卿初不在意，及至相近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即係嫡親外甥趙樸齋，身上倒穿著半新不舊的羔皮寧綢袍褂，較諸往昔體面許多。樸齋止步，叫聲「娘舅」。善卿點一點頭。樸齋因而稟道：「無悔病仔好幾日，昨日加重仔點，時常牽記娘舅。娘舅阿好去一逮，同無悔說說閑話？」善卿著實躊躇了半日，長嘆一聲，竟去不顧。

樸齋以目相送，祇索罷休，自歸鼎豐裏家中，復命於妹子趙二寶，說：「先生晚歇就來。」並述善卿道途相遇情狀。二寶冷笑道：「俚末看勿起倪，倪倒也看勿起俚！俚個生意，比仔倪開堂子做信人也差仿勿多。」

說話之間，寶小山先生到了，診過趙洪氏脈息，說道：「老年人體氣大虧，須用二錢吉林參。」開方自去。二寶因要兌換人參，親向洪氏床頭摸出一祇小小頭面箱開視，不意箱內僅存兩塊洋錢，慌問樸齋，說是「早晨付仔房錢哉，陸裏再有嘅！」

二寶生恐洪氏知道著急，索性收起頭面箱，回到樓上房中和阿虎計議，擬將珠皮、銀鼠、灰鼠、紫毛、狐嵌五套帔裙典質應急。阿虎道：「耐自家物事拿去當也無啥，故歇綢緞店個帳一點也勿曾還，倒先拿衣裳去當光仔，勿是我說句邱話，好像勿對。」二寶道：「通共就剩仔一千多店帳，阿怕我無撥！」阿虎道：「二小姐，耐故歇末好像勦緊，倘忙無撥仔，勦說是一千多，要一塊洋錢纔難哩！」

二寶不伏氣，臂上脫下一祇金釧臂，令樸齋速去典質。樸齋道：「吉林參末，就娘舅店裏去拆仔點哉啲。」被二寶劈面噴了一臉唾沫，道：「耐個人也好哉，再要說娘舅！」樸齋掩面急走。

二寶隨往樓下看望洪氏，見其神志昏沉，似睡非睡。二寶叫聲「無悔」，洪氏微微接應。問：「阿要喫口茶？」伺候多時，竟不搭嘴。二寶十分煩躁。

忽聽得阿虎且笑且喚道：「咦，少大人來哉！少大人幾時到個嘅？樓浪去哩。」接著靴聲橐橐，一齊上樓。

二寶連忙退出，望見外面客堂裏纓帽箭衣，成群圍立，認定是史三公子，飛步趕上樓去；頂頭遇著阿虎，撞個滿懷。二寶即問：「房裏啥人？」阿虎道：「是賴三公子，勿是史三。」二寶登時心灰足軟，倚柱喘息。阿虎低聲道：「賴三公子有名個癩頭龜，倒真真是好客人，勿比仔史三末就不過空場面。耐故歇一個多月無撥幾花生意，難要巴結點。做著仔癩頭龜，故末年底下也好開消。」道猶未了，房間裏一片聲嚷道：「快點喊大老母來哩！讓我看，阿像是個大老母！」阿虎趕緊攬掇二寶進房。二寶見上面坐著兩位，認得一位是華鐵眉，那一位大約是賴三公子了。

原來，賴公子因前番串賭喫虧，所以此次到滬，那些流氓一概拒絕，單與幾個正經朋友乘興清遊。聞得周雙玉第三個大老母之說，特地挽了華鐵眉引導，要見識這趙二寶是何等人物。

二寶逕到跟前，賴公子順勢拉了過去，打量一番，呵呵笑道：「俚就是史三個大老母？好，好，好！」二寶雖不解所謂，也知道是奚落他，不去瞅睬，祇問華鐵眉道：「史公子阿有信？」鐵眉目說：「無撥。」二寶約略訴說當初史公子白頭之約，目下得新忘故，另娶揚州。鐵眉道：「價末俚局帳阿曾開消？」二寶道：「俚去個辰光撥倪一千洋錢，倒是倪搭俚說：『耐就要來末，一淘開消也正好。』陸裏曉得去仔人也勿來，信也無撥。」賴公子一聽，直跳起來嚷道：「史三漂局錢，笑話哉啲！」鐵眉微笑道：「想來其中必有緣故，一面之詞如何可信？」二寶遂絕口不談。

阿虎存心巴結，幫著二寶殷勤款洽，二寶依然落落大方。偏偏賴公子屬意二寶，不轉睛的祇顧看，看得二寶不耐煩，低著頭，弄手帕子。賴公子暗地伸手揣住手帕子一角，猛力搶去，祇聽「嘩喇」一響，把二寶左手養的兩隻二寸多長的指甲，齊根迸斷。二寶又驚又痛，又怒又惜；本待發作兩句，卻為生意起見，沒奈何忍住了。賴公子搶得手帕子，兀自得意。阿虎取把剪刀，授給二寶，剪下指甲，藏於身邊。

二寶正要抽身回避，恰好樸齋在簾子外探頭探腦，二寶便遠出中間。樸齋交明兌的參，當的洋錢，二寶就命樸齋下去煎參，自己點過洋錢，收放房中衣櫥內。賴公子故意詆道：「陸裏來個小伙子，標致得來！」二寶說：「是阿哥。」賴公子道：「我倒倒是耐家主公。」阿虎道：「勦瞎說。」回頭指著阿巧道：「哪，是俚個家主公呀。」阿巧方給華鐵眉裝水煙，羞的別轉臉去。

二寶憎嫌已甚，竟丟下客人，避人樓下洪氏房間。華鐵眉乖覺，起身振衣，作欲行之狀。無如賴公子戀戀不捨，當經阿虎慫恿，徑喊相幫擺個臺面，鐵眉不好攔阻。賴公子因問二寶何往，阿虎道：「來裏下頭張張俚娘。俚娘生仔個病。」隨口裝點些病勢說給賴公子聽。

支吾許久，不見二寶回來，阿虎令阿巧去喊。二寶有心微示瑟歌之意，姍姍來遲。賴公子等的心焦，一見二寶，疾趨而前，張開兩隻臂膊，想要抱入懷中。二寶喫驚倒退，急的賴公子舉手亂招。二寶遠遠站住，再也不肯近身。賴公子已生了三分氣。華鐵眉假作關切，問二寶道：「耐娘是啥個病？」二寶會意，假作憂愁，和鐵眉刺刺不休，方打斷了賴公子豪興。

隨後相幫調排桌椅，安設杯箸，二寶復乘隙避開。賴公子並未請客，但叫了七八個局，又為華鐵眉代叫三個，孫素蘭不在其內。發下局票，不等起手巾，賴公子即拉華鐵眉入席對坐。相幫慌的送上酒壺，二寶又不及敬酒。

阿虎見不成樣子，自己趕下洪氏房間。祇見樸齋隅坐執燭，二寶手持藥碗用小茶匙喂與洪氏。阿虎躁腳道：「二小姐去哩，臺面坐仔歇哉呀！教耐巴結點，耐倒理也勿理哉！」二寶低喝道：「要耐去瞎巴結！討人厭個客人，倪勿高興做。」阿虎著緊問道：「賴三公子個客人耐勿做，耐做啥個生意嘅？」二寶紅漲於面。阿虎道：「耐是小姐，倪是娘姨，生來做勿做隨耐個便！店帳帶擋纔清爽仔，勿關倪事！」二寶暗暗叫苦，開不出口。阿虎亦自賭氣，不顧臺面，逕往灶下閑坐。臺面上祇剩阿巧一人夾七夾八說笑。

賴公子含怒未伸，面色大變。華鐵眉為之解道：「我聞得二寶是孝女，果然勿差，想來故歇服侍俚娘，離勿開。難得難得！」遂連聲讚嘆不置。賴公子不覺解頤。

二寶喂藥既畢，仍扶洪氏睡下，然後回房應酬臺面。適值出局絡繹而至，賴公子發話道：「倪勿曾去叫趙二寶個局啲，趙二寶啥自家來哉嘅？」二寶裝做沒有聽見。華鐵眉討取雞缸杯，引逗賴公子豁拳，混過這場口舌。

賴公子大喜，一鼓作氣，交手爭鋒。怎奈賴公子這拳輸的多，贏的少，約摸輸了十餘拳。賴公子自飲三杯，其餘信人、娘姨爭先代飲，阿虎也來代了一杯。賴公子不肯認輸，豁個不了。豁到後來，輸下一拳，賴公子周圍審視，惟趙二寶不曾代過，將這杯酒指交二寶。二寶一氣飲乾。賴公子要取回那杯子，伸過手去，偶然搭著二寶手背。二寶嘆其輕薄，奪手斂縮。賴公子觸動前情，放

下杯子，扭住二寶衣領，喝令過來，二寶抵死望後掙脫。賴公子重重怒起，飛起一祇氈底皂靴，兜心一脚，早把二寶踢倒在地。阿虎、阿巧奔救不及。

二寶一時爬不起，大哭大罵。賴公子愈怒，發狠上前索性亂踢一陣，踢得二寶滿地打滾，沒處躲閃，嘴裏不住的哭罵。阿虎攔腰抱住賴公子，祇是發喊。阿巧橫身阻擋，也被賴公子踢了一跤。幸而華鐵眉苦苦的代為討饒，賴公子方住了腳。阿虎、阿巧攙起二寶，披頭散髮，粉黛模糊，好像鬼怪一般。

二寶想起無限委屈，那裏還顧性命！奮身一跳，直有二尺多高，哭著罵著，定要撞死。賴公子如何容得如此撒潑，火性一熾，按捺不下，猛可裏喝聲：「來！」那時手下四個轎班、四個當差的，都擠到房門口垂手觀望，一喝百應，屹立候示。賴公子袖子一揮，喝聲：「打！」就這喝裏，四個轎班、四個當差的撩起衣襟，揎拳持臂一齊上，把房間裏一應家伙什物，除保險燈之外，不論粗細軟硬，大小貴賤，一頓亂打，打個粉碎。

華鐵眉知不可勸，捉空溜下，乘轎先行。所叫的局不復告辭，紛紛逃散。阿虎、阿巧保護二寶從人叢裏搶得出來。二寶跌跌撞撞，腳不點地，倒把適間眼淚鼻涕嚇得精乾。

這賴公子所最喜的是打房間，他的打法極其利害，如有一物不破損者，就要將手下人答責不貸。趙二寶前世不知有甚冤家，無端碰著這個「太歲」。滿房間粗細軟硬、大小貴賤一應家伙什物，風馳電掣，盡付東流。本家趙樸齋膽小沒用，躲得無影無蹤。雖有相幫，誰肯出頭求告？趙洪氏病倒在床，聞得些微聲息，還盡著問：「啥事體嘅？」

趙二寶踉蹌奔入對過書房，歪在煙榻上歇息。阿巧緊緊跟隨，廝守不去。阿虎眼見事已大壞，獨自蹓到後面亭子間怔怔的轉念頭，任憑賴公子打到自己罷休，帶領一班凶神，哄然散盡。相幫纔去尋見樸齋，相與查檢。房間裏七橫八堅，無路人腳。連床榻櫥櫃之類也打得東倒西歪，南穿北漏。祇有兩架保險燈晶瑩如故，掛在中央。

樸齋不知如何是好，要尋二寶，四顧不見，卻聞對過書房阿巧聲喚：「二小姐來裏該搭。」樸齋趕去，又是黑魃魃的。相幫移進一盞壁燈，纔見二寶直挺挺躺著不動。樸齋謊問：「打壞仔陸裏搭？」阿巧道：「二小姐還算好，房間裏那價哉嘅？」樸齋祇搖搖頭，對答不出。

二寶驚地起立，兩手撐著阿巧肩頭，一步一步忍痛蹓去，蹓到房門口，抬頭一望，由不得一陣心痛，大放悲聲。阿虎聽得，纔從亭子間出來。大家勸止二寶，攙回煙榻坐下，相聚議論。

樸齋要去告狀。阿虎道：「阿是告個癩頭龜？勸說啥縣裏、道裏，連搭仔外國人見仔個癩頭龜也怕個末，耐陸裏去告嘅？」二寶道：「看俚個腔調，就勿像是好人！纔是耐要去巴結俚！」阿虎擺手厲聲道：「癩頭龜自家跑得來，咿勿是我做個媒人！耐去得罪仔俚喫個虧，倒說我勿好！明朝茶館裏去講，我勿好末我來賠。」說畢，一扭身去睡了。

二寶氣上加氣，苦上加苦，且令樸齋率同相幫收拾房間，仍令阿巧攙了自己，勉強蹓下樓梯。一見洪氏，兩淚交流，叫聲「無姆」，並沒有半句話。洪氏未知就裏，猶說道：「耐樓浪去陪客人哩，我蠻好來裏。」二寶益發不敢告訴其事，但叫阿巧溫熱了二和藥，就被窩裏喂與洪氏喫下。洪氏又催道：「難無啥哉，耐去哩。」二寶叮囑小心，放下帳子，留下阿巧在房看守，獨自路上樓梯。房間裏煙塵歷亂，無地存身，祇得仍到書房。

樸齋隨後捧上一隻抽屜，內盛許多零星首飾，另有一包洋錢。樸齋道：「洋錢同當票纔豁來哋地浪，勿曉得阿少。」二寶不忍閱視，均丟一邊。樸齋去後，靜悄悄地。二寶思來想去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暗暗哭泣了半日，覺得胸口隱痛，兩腿作酸，蹓向煙榻，倒身僵臥。

忽聽得弄堂裏人聲嘈嘈，敲的大門震天價響，樸齋飛奔報道：「勿好哉，癩頭龜呷來哉！」二寶更不驚慌，挺身邁步而出。祇見七八個管家擁到樓上，見了二寶，卻打個千，陪笑稟道：「史三公子做仔揚州知府哉，請二小姐快點去。」

二寶這一喜真乃喜到極處，連忙回房，喊阿虎梳頭，祇見母親洪氏頭戴鳳冠，身穿蟒服，笑嘻嘻叫聲二寶，說道：「我說三公子個人陸裏會差，故歇阿是來請倪哉？」二寶道：「無姆，倪到仔三公子屋裏，先起頭事體勸去說起。」洪氏連連點頭。阿巧又在樓下喊聲二小姐，報道：「秀英小姐來道喜哉。」二寶詫道：「啥人去撥個信，比仔電報更要快！」二寶正要迎接，祇見張秀英已在面前。二寶含笑讓坐，秀英忽問道：「耐著好仔衣裳，阿是去坐馬車？」二寶道：「勿是，史三公子請倪去呀。」秀英道：「阿要瞎說！史三公子死仔長遠哉，耐啥勿曾曉得？」

二寶一想，似乎史三公子真個已死。正要盤問管家，祇見那七八個管家變作鬼怪，前來擺撲。嚇得二寶極聲一嚷，驚醒回來，冷汗通身，心跳不止。

第六十四回終。